



丛 漢 語 語 法 論 室 母 母 二

张汝舟 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二母室汉语语法论丛

张汝舟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黄涤明 李万寿

技术设计：荀新馨

封面题字：林散之

二母室汉语语法论丛

张汝舟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重庆市印刷一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875 印张 228 千字

印数 1—2,29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7115·955 定价：2.00元

目 录

国文文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编著大意 | (1) |
| 第一章 引言 | (2) |
| 第二章 词类 | (3) |
| 第三章 名词 | (4) |
| 第四章 代词 | (6) |
| 第五章 位次 | (11) |
| 第六章 动词 | (14) |
| 第七章 表词 | (17) |
| 第八章 限词 | (21) |
| 第九章 副词 | (25) |
| 第十章 介词 | (30) |
| 第十一章 联词 | (34) |
| 第十二章 叹词 | (45) |
| 第十三章 助词 | (48) |
| 第十四章 句法一 | (57) |
| 第十五章 句法二 | (60) |
| 第十六章 句法三 | (62) |
| 第十七章 句法四 | (64) |
| 附录一 国文同字异类表 | (72) |
| 附录二 国文代词“所”字句例 | (76) |

简明语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内容提要 | (79) |
| 写在前面 | (79) |
| 第一章 绪言 | (80) |
| 第一节 语法的功能 | (80) |
| 第二节 中国语法学发展的概况 | (81) |
| 第二章 词法 | (83) |
| 第一节 字和词 | (83) |
| 第二节 词的构成 | (85) |
| (一) 有语法基础的 | (86) |
| (二) 就古词加上意义有关的字 | (86) |
| (三) 就古词加上意义无关的字 | (86) |
| (四) 与原字义无关的 | (86) |
| (五) 叠字 | (86) |
| (六) 用词尾、词头 | (87) |
| (七) 外来语 | (87) |
| 第三节 词类 | (87) |
| 第三章 语法 | (95) |
| 第一节 汉语语法的特质 | (95) |
| (一) 词序 | (96) |
| (二) 重描写 | (99) |
| (三) 无主句 | (100) |
| 第二节 句子的成分 | (101) |
| (一) 主语 | (101) |
| (二) 谓语 | (10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三) 修饰语 | (101) |
| 第三节 六种结构 | (103) |
| (一) 主从结构 | (104) |
| (二) 并列结构 | (104) |
| (三) 动宾结构 | (106) |
| (四) 动补结构 | (107) |
| (五) 形补结构 | (107) |
| (六) 主谓结构 | (107) |
| 第四节 句子的种类 | (109) |
| (一) 按形式分 | (109) |
| (二) 按实质分 | (123) |
| 第四章 结论 | (130) |
| 编后的几句话 | (132) |
| 附录 | (134) |

汉语语法发展简史纲要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语法发展的特点 | (138) |
| 第二章 词法的发展 | (139) |
| 第一节 名词的发展 | (139) |
| 第二节 代词的发展 | (146) |
| 第三节 数量词的发展 | (159) |
| 第四节 动词的发展 | (170) |
| 第五节 形容词、副词的发展 | (177) |
| 第六节 虚词的发展 | (185) |
| 第三章 句法的发展 | (188) |
| 第一节 判断动词“是”字句的正式产生 | (189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二节 | 趋向动词用法的产生和发展..... | (191) |
| 第三节 | 谓语能愿情态的发展(略)..... | (196) |
| 第四节 | 被动式的产生和发展..... | (196) |
| 第五节 | “把”字句的产生和发展..... | (201) |
| 第六节 | 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..... | (203) |
| 第七节 | “的”字结构的来源..... | (204) |
| 第八节 | “何 A”、“何 AB”句式的发展..... | (205) |
| 第四章 | 结语..... | (208) |
| | | |
| | 谈谈“句子”构造 | (211) |
| | 对《语法讲话》的意见..... | (219) |
| | 谈谈汉语语法上的“老大难”问题 | (224) |
| | 对于“分析句子的标准方法”的补正 | (260) |
| | 汉语语法管见 | (264) |
| | 后记 | (308) |

国文文法

编著大意

一、本编正文简该而附注详明，希望能收“若网在纲，有条不紊”之效。

二、本编每三两章后，附有习题，藉以测验读者了解之程度如何。

三、本编所引例句，以九经、三史、周秦诸子为主，旁证兼采汉后之文字；诗词用字特异者，间亦列入，以广见闻；若夫语体文，亦于习题中胪列一二，冀收触类旁通之效。

四、本编颇撷清人著述之菁华，藉以发明考证训诂之秘；览者倘有所得，则于考据一门，知所从入矣。

五、本编条理力求清晰，而文字则力戒冗杂，其中颇有须读者稍用脑力，自行分疏之处，藉以对治青年读书轻掉之病，识者当能鉴之。

六、本编所据马建忠以来名家述作，其中名著甚多，但微细疵病，亦不能免。读者但于本编之去取从违，细加校量，自得其故，不复逐条断断也。

七、本编属稿时，多承师友，惠借书册，脱稿后，尤赖知契，不吝指正。附此敬致谢忱。

著者识1942年10月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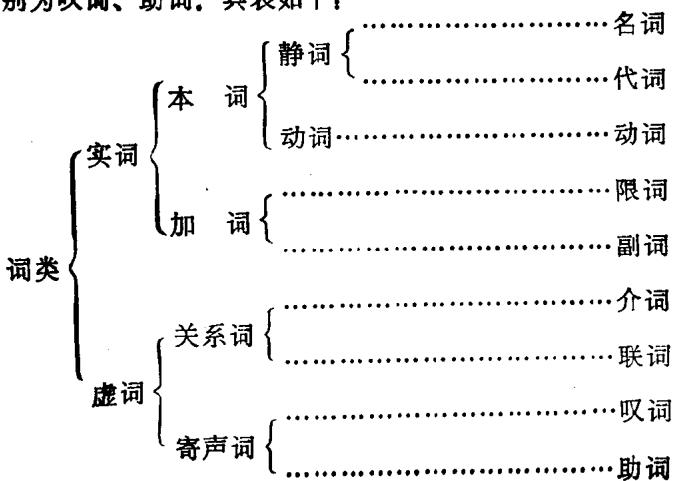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引言

《诗》曰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”朱子曰：“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”所谓民也、物也，莫不秉天之则而著其理。所以伏羲画卦，仰观而俯察者，亦以文之法，即物之理，亦即天之则也。西人学文有法，吾华却无专书。以彼之法，例吾之文，其闻乖互，殆亦无多。是何也，理一而已。清季马建忠氏实始讲国文文法，世所传《马氏文通》是也。今去马氏且五十年矣。学人之言西文文法者，肩相比也；而于国文文法仍多朦胧。清代朴学彪炳，小学尤著异彩。近日承学之士，颇喜解字审音，顾于属辞比事，致力殊少。是但知训故形声，可以识字；而不知文法者，乃藉辞之组织以确定字义也。二者相资，其事至显。刘勰曰：“因字而生句，积句而成章。”吾人虽读破三苍五雅，苟不能即章以通句，即句以明字，尚得谓为识字之乎？初学有志希古，必读古书，读书必先识字，识字必通文法：此必然之叙也。且物皆有理，而文必有法。义例纯出自然，并非勉强安排。贵在细加体察，剖析锱铢，则开卷不迷，操觚有据，他日坐拥皋比，传艺授文，必可事半而功倍矣。

本编参马氏以来各著，旁及西文文法多种，并取王伯申、俞曲园之书，掎摭所及，且数十家。汰齒删繁，别成义例，不创不泥，亦慎亦审，非同率尔挦撦者矣。夫文法之用，既如前述；而此编之作，实兼欲提清学之要，辟训故之门，是在读者之善自得之也。

第二章 词类^(注一)

西文词类有八，曰名词、代词、动词、限词^(注二)、副词、介词、联词、叹词，国文文法其词类亦不能异此^(注三)。惟国文中句首之“粤”、“诞”，语末之“也”、“乎”，只是语助，别无作用，则西文之所无也。兹依《马氏文通》增助词一目，共得九类。又案词之为类，大别为二，曰实词，曰虚词。实词者，词有实义，确然可指；虚词者，但以联络诸词，完成语气，或表辞句之情态，而无实义可指也。实词又可分两种，曰本词，曰加词^(注四)。本词者，其词有实体实相之可指；加词者，必附他种体相乃可显也。本词又可分两种：所表之体相为静态者曰静词^(注五)，名词、代词是也；所表之体相为动态者曰动词。加词亦分两种：其限制静词者，曰限词；其疏状动词及其他加词者，曰副词。虚词亦可分两种：表词与词之关系者，曰关系词，——以其关系之疏密，别为联词、介词；但表语调者，曰寄声词，——以其情调之浓淡，别为叹词、助词。具表如下：



〔注一〕 章士钊《中等国文典》云：“句集字而成者也，如《孟子》云‘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’，共九字为一句：分视之则为字，合观之则为句，此字与句之区别也。右所引句共九字也，而自文法上视之，则孟子、齐宣王、雪宫皆名词；见，动词；于，前置介词；名词三，动词、前置介词一，共五词也。是一字可为一词，而一词不必为一字，泛论之则为字，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，此字与词之区别也。”章氏分析甚明，《文通》称名字、代字、动字，不如章氏称名词、代词、动词之允洽矣。

〔注二〕 西文文法八词类中之Adjective，初译为形容词，但指示词之“彼”“此”，非形容也，故译为限制词，名较恰当。本编词类，名以单字，故称限词。

〔注三〕 西文词类有八，案诸国文，无不贴切。且今之学子，学西文法者，奚啻十九。吾人讲国文文法，正当利用其西文文法知识，何必多事更张，自取眩惑。马氏易限词为静词，又将指示限词，疑问限词，并入代词讲述，实不可从。王力又将限词、副词合并，介词、联词合并，析句亦不甚便。金兆梓纷更尤甚，益无取焉。

〔注四〕 本词、加词之名，见金兆梓《国文法之研究》。其言曰：“字与字相结合之关系，最普通者，即加词与本词；明确言之，即形容词与被形容词。”本编用此名称，其涵义不同。

〔注五〕 静字之名见《马氏文通》卷三，本编用此名称，涵义亦异。

第三章 名词

名词者，事物之名也。夫物芸芸，庶业其繁，必被以名，然后举而错之，历历不紊也。故曰“名之必可言也”。西文名词，原有五类^{〔注一〕}。墨氏区分，厥有三科^{〔注二〕}。今取明晰实用，但分三种：曰私名、公名、玄名。《论语》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；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“桓公”、“管仲”私名也；凡国

名、地名、人名、书名、机关名，商店名，其一名只限于一物私用者，属之。“诸侯”、“兵车”公名也；凡一名而同物皆可公用者，属之。“力”、“仁”，玄名也，亦称抽象名词：以其无象可迹也。然《史记·邹阳传》：“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。”“尾生”，私名也，此作信士讲，则为公名矣。“子”，男子之美称，“先生”，亦年高有德之通称。而《论语》以“子”专称孔子；宋以来儒生，同门相语，称先生而不冠姓，即其本师；“春秋”本是公名，今为孔子所作之私名；“史记”本是公名，今则专为太史公书之私名。是则公名而私用之矣。“儻忽浑沌”，本玄名也，《庄子》称为天帝^{〔注三〕}，则私用之矣。大抵词类，须就文求之，未可拘泥只字也。前人又有大名、小名之说，其论古人制名，有足观者^{〔注四〕}。

〔注一〕 西文分名词为五种。一曰专用名词，兹称私名，此名只限于一物专用，其字之第一字母大写。二曰公用名词，兹称公名，同物可同此名，如山、河、书、笔、牛、马之类。三曰物质名词，有形而不可以个体论计者，如水、空气是。四曰集合名词，合多体而为一体之名，如师、旅、社、会等。五曰抽象名词，或曰无形名词，兹称玄名，即仁、义、忠、恕是。

〔注二〕 《墨经》：“名：达，类，私。”《经说》：“名：物，达也，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；类，类也，若实也者，必以是名也命之；私，私也，是名也，止于是实也。此段句读，旧读皆误。

〔注三〕 《庄子·应帝王》：“南海之帝为儵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浑沌。”

〔注四〕 古人之文，以大名冠小名者，如《诗》言“树杞”、“树桑”、“树檀”，《礼》言“鱼鲔”，《左传》言“鸟乌”，《孟子》言“草芥”，《荀子》言“禽犊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孟夏行春令，则蝗虫为灾”，又“仲冬行春令，则蝗虫为败”，王伯声称“蝗虫”当作“虫蝗”，犹上言“虫螟”。以大名代小名者，如《仪礼·既夕》“乃行祷于五祀”，郑注“五祀博言之，土二祀，日月二行”。《荀子·正论》“雍而彻乎五

祀”，杨注于“乎”字绝句，引《论语》“三家者以雍彻”。刘端临曰：“此当以‘雍而彻乎五祀’为句，谓彻乎灶也。《周礼·膳夫》：‘王卒食，以乐徹于造。’造，灶古字通。大祝六祈二曰造，故《书》‘造’作‘灶’”。以小名代大名者，如《诗·采葛》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，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“年十三，学书三冬，文史足用”，是以“秋”、“冬”代岁。《吕氏春秋·雍塞》“此戴氏之所以绝也”，此即上文齐灭宋之事。戴氏世执国柄，言戴绝犹言宋亡，亦以小名代大名也。以制物之质表物者，如《孟子》“以铁耕乎”，“铁”谓犁也；又“抽矢扣轮去其金”，“金”谓铁也；又“木若以美然”，《左传》“我二十五年，又如是而嫁，则就木焉”，“木”谓棺椁也，《中庸》“衽金革”，“金革”谓兵甲也。以物名制此物者，如《诗·伐檀》首章言“伐檀”，二、三章言“伐辐”、“伐轮”，辐与轮皆以檀为之；言“伐辐”、“伐轮”，犹言“伐檀”也。毛传“辐，檀辐也”，又“檀可以为轮”，其意显矣。有以父名子者，《左传·成十六》“潘枯之党”，又《襄二十三年》“申鲜虞之傅挚”是也。有以夫名妻者，《左传·昭元》“武王邑姜”是也。以母名子者，汉临江王荣为栗姬之子，称“栗太子”，戾太子母卫氏，称“卫太子”是也。有以母名女者，《左传·襄十九》“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，其姁鬷声姬”，杜注“颜、鬷皆二姬母姓，因以为号”，是也。以子名母者，《左传·隐元》“惠公仲子”是也。有史失其名而假以名之者，《史记·万石君传》“长子建，次子甲，次子乙，次子庆”，“甲”、“乙”非名也；《汉书·魏相传》“中谒者赵尧举春，李舜举夏，兒汤举秋，贡禹举冬”，不应一时四人，同以尧舜禹汤为名，皆假以名之也。详见《日知录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（杨树达）、拙著《然疑待微录》。

第四章 代词

代词者，代名词以避重复也。如《孟子》“禹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孔子贤之”，“其”字“之”字，即用以代替名词“禹”

稷”。若不用代词则必曰“禹稷当平世，三过禹稷之门而不入，孔子贤禹稷”，其辞费矣。西文代词，大类有四：一曰人称代词，即自称之“吾”、“我”、“予”、“余”，对称之“尔”、“汝”^{〔注一〕}，旁称之“其”、“之”。胡适谓古文主位用“吾”、“汝”，领位用“尔”，宾位用“我”、“汝”^{〔注二〕}；王力谓旁称代词无主位，领位用“其”，宾位用“之”^{〔注三〕}；二家之说，虽有例外，亦足供参考也。二曰指示代词，即“彼”、“此”、“兹”、“斯”、“是”、“者”、“所”诸字是也，主位、宾位通用^{〔注四〕}。三曰疑问代词，即“谁”、“孰”之类，“谁”字三位通用，“孰”字多在主位，希在宾位，“何”、“奚”、“胡”、“曷”、“恶”诸字，多在宾位^{〔注五〕}。四曰关系代词，亦称联接代词，国文中希见，今不论列^{〔注六〕}。又有所谓反身代词，国文中用“自”字，“已”字；其用“躬”、“亲”等字，当是副词，马氏概之，非是^{〔注七〕}。交互代词，国文用“交”、“相”等字，当是助动词，而非代词，别详动词章。

〔注一〕 典籍中自称代词用“朕”、“台”、“卬”，如《书·尧典》“朕聾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”，又《汤誓》“非台小子，敢行称乱”，《诗·匏有苦叶》“人涉卬否，卬须我友”是也。对称代词用“若”、“而”、“乃”、“戎”者：《国语·晋语》“尔为惠公从于于渭滨，命曰三日，若宿而至”，《书·洪范》“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”，又《盘庚》“乃祖乃父，乃断弃女，不教乃死”（乃断之乃为联词），《论语》“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，岂若从避世之士哉”，《诗·崧高》“戎有良翰”，又《烝民》“缵戎祖考”是也。又吾国礼俗，彼此对语，不轻尔汝，必用谦称、尊称之词，字虽名词，实为代词也。谦称者如“臣”、“仆”、“弟”、“小人”、“鄙人”之类，或迳用私己之名，皆属自称代词。尊称者，如“大王”、“陛下”、“君子”、“叟”、“夫子”、“先生”、“公”、“足下”、“阁下”、“卿”、“贤”之类，皆属对称代词。

〔注二〕 “吾”、“我”二字，元人赵德，已加以剖析，颇合今之文法。其《四书笺义》云，“吾、我二字，学者多以为一义，殊不知就

已而言则曰吾，因人之言则曰我。‘吾有知乎哉’，就己而言也；‘有鄙夫问我’，因人之问而言也。”胡适作《吾我篇》、《尔汝篇》，举《左传·庄十》“伐我，吾求救于蔡而伐之”，《论语》“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汝上矣”，又“太宰知我乎，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，又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”，《庄子·齐物》“今者吾丧我”，皆一句之中，并用“吾”、“我”，位次分明不紊。又举《檀弓》一节：“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，曾子吊之，曾子哭，子夏亦哭，曰：‘予之无罪也’。曾子怒曰：‘商，汝何无罪也！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，汝退而老子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，尔罪一也；丧尔亲，使民未有闻焉，尔罪二也；丧尔子，丧尔明，尔罪三也。而曰，汝无罪欤？’此节‘尔’在领位，‘汝’在主位、宾位，亦分明不紊。详见《胡适文存·初集卷二》。

〔注三〕《马氏文通》：“《孟子》‘彼夺其民时’，‘彼陷溺其民’，‘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’，‘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’；以上‘彼’字之在主次，若易以‘其’字，则不成文矣。此‘彼’为句之主次，而‘其’为读之主次，两字之别耳。”王力乃谓“彼”与“此”对，实为指示代词，读中之“其”字，犹保存其领位之力量，非主词也。杨树达《高等国文法》列“彼”于旁称代词之主位。又《孟子》“夫既或治之，子何言哉”，“夫”犹“彼”也，亦主位。《书·盘庚》“不其或稽，《说苑》‘父死家贫，卖子以葬父，将与其别也’，‘其’在宾位，古文希见。

〔注四〕指示代词大半无领位，其冠名词者，则为指示限词矣。“彼”、“此”、“兹”、“斯”、“是”诸字，主位、宾位通用者，如《孟子》“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我何畏彼哉”，又“此亦妄人也已矣”，又“贤者亦乐此乎”，《尚书·盘庚》“兹犹不常宁”，又《皋陶谟》“迩可远在兹”，《论语》“斯焉取斯”，《孟子》“是乃仁术也”，又“吾何快于是”，皆可徵也。顾亭林曰：“《论语》之言斯者七十，而不言此；《檀弓》之言斯者五十有三，而言此者，一而已；《大学》成于曾氏之门人，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；语言轻重之间，而世代之别，从可知已。”自注：“《尔雅》曰：兹、斯，此也。今考《尚书》多言兹，《论语》多言斯；《大学》以后之书多言此”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六）顾先生寥寥数语，启示后人实多。近人研究国文文法，喜寻求其时代上之分判，

于以考证古籍之真伪，其法苟慎用之，良足取也。又古书中用“厥”如“其”，用“旃”、“诸”如“之”，用“咨”如“此”，用“时”、“寔”、“實”如“是”，《尚书·尧典》“女子时，观厥刑于二女”，《左传·桓十》“虞叔有玉，虞公求旃”，《谷梁传·庄二十四》“迎者行见诸，舍见诸”，（“之焉”为“旃”，“之乎”为“诸”），魏《孔子庙碑》“咨可谓命世大圣，千载之师表者已”（《尔雅》：咨，此也），“寔”、“实”古通，《诗·韩奕》“实墉实壑，实亩实籍”，郑笺：“‘实’当作‘寔’”，赵魏之东，实、寔同声。寔，是也；《诗·生民》“时维姜嫄”，“时维后稷”，《诗·长发》“实维阿衡”，句法同，皆谓“是为”也。裴学海曰：“嗟犹此也，斯也。《齐策》‘田单之爱人，嗟乃王之教泽也’，《诗·节南山》‘惄莫惩嗟’。玼与瑳同，斐娑与僕僕同，《孟子》‘庚公之玼’，《左襄十四》作‘庚公差’，故‘嗟’可训‘此’、训‘斯’。”“者”、“所”二字有领位，三位通用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，“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”，“子食于有喪者之側”，“臣願得笑臣头者头”；“所”字一字必兼两位，用法尤奇，颇类西文关系代词，故或称为兼格，如“所损益，可知也”，“所”字既为“损益”之宾词，又为“可知”之主词；《国策·燕策》“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生之所以畜幸臣之理”，“所”字既为介词“以”字之宾词，又于“理”字为限词，消失其兼位；《孟子》“鱼，我所欲也”，“所”字既为“欲”字之宾词，又于“鱼”字为表词，消失其兼位。又，“仁者以其所爱，及其所不爱”，二“所”字既分别为“以”字、“及”字宾词，又为“爱”字宾词。马叔眉释“所”为代词，实有卓见，然释之未精。参见本编附录三，古文用“所”字句例。《诗·杨之水》“彼其之子”，郑笺“其或作记，或作已，读声相似”。《礼记·表记》作“彼记之子”，《左传·僖二十四》、《襄二十七》、《晋语》、《晏子·杂篇》，并作“彼己之子”；又《左传·文十四》“曰夫己氏”，杜注“犹言某甲”。顾亭林杜注补正曰：“夫己氏犹畜彼其之子。”此“其”、“记”、“己”诸字，皆指示代词。又《谷梁·桓二》“蔡侯、郑伯会于邓”，范注“邓，厓地”，《释文》“不知其国，故云厓地，本又作某”。《论语》“某在斯，某在斯”；又“或曰陋，如之何”，又“盍各言其志”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“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”；此“某”、“或”、“各”、“无”诸字，皆在主位，当属指示代词。厓地之

“厶”为指示限词，“无如季相”，“无”字即“谁某”之否定字，乃否定之指示，在句中为主词，“如”为动词，“季”为领位，“相”在宾位；句若易为“无如季相者”则省泛称之句主，“无”为动词，“者”在宾位，“如季相”用作限词，限制“者”字。国文文法须就句衡定，类如此。

〔注五〕“谁”字三位通用，如《诗·桑柔》“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”，《论语》“吾谁欺，欺天乎”，《老子》“吾不知谁之子”，是也。古书用“畴”字，谁也。“孰”字多为主位，《论语》“孰谓鄙人之子知礼乎”，又“孰谓微生高直”，《庄子》“孰肯以物为事”，是也，司马迁文，“谁为之，孰令听之”，“孰”在宾位，不多见；在领位则无有也。“何”、“奚”、“胡”、“曷”、“恶”诸字，以宾位为常：《孟子》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”，又“何以利吾国”，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”，又《骈拇》“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”，《诗·式微》“胡为乎中露”，《公羊传·隐元》“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”，《论语》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”，《礼记·檀弓》“吾恶乎哭诸”，皆是也，“恶乎”之“乎”，犹“于”也，介词：“恶乎”犹言“于何”，《公羊传·桓六年》“恶乎淫”，何注“恶乎犹于何也”。

〔注六〕关系代词，国文中希见。胡适、黎锦熙以“所”字为关系代词，近之；然实指示代词之特殊者耳（参见前注四）。《马氏文通》引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“齐晋秦楚，其在成周，微甚”，而释之曰：“齐晋秦楚四国，本名也；‘其’顶指之，合‘在成周’三字以成读；‘其’乃主次也；‘微甚’者，‘齐晋秦楚’之表词也。”又引韩愈《原道》“后之人，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”，又《赠崔复州序》“幽远之小民，其足迹未尝至城邑，苟有不得其所，能自辨于县吏乎”，马氏并以数句中之“其”字为关系代词也。窃以为此乃迭主词以加重语气耳，与西文形同而实异，因不用“其”字，原句无伤也（参见下章论表词）。不然者，《孟子》“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”，韩愈《原毁》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”，此两句仅一语谓，“其”字便不可附会为关系代词矣。

〔注七〕反身代词，国文多用“自”字“己”字。如《诗·文王》“自求多福”，《论语》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《孟子》“自暴自弃”，